

吳國生先生四十年

羅維



影圈生涯四十年

執行編輯：金裕翔

校：朱繼延 蔡國安

出版：精益出版社

發行：吳興記書報社

地址：香港卑利街十一號二樓

承印：帝國印刷有限公司

一九八七年八月出版

定價港幣二十元正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三歲喪父過繼舅父改姓羅

我初入影圈的情景，歷歷在目，當年的我，才得十七歲。童年的故事，頗堪回味！

其實，我羅維並不姓羅，而是姓張的。我之所以姓羅（跟母親姓）是因為我三歲那年，父親與世長辭，及後，據知是因為他曾擔任過釐金局局長而被抓去性命，之後，我祇得與母親在漢口相依為命，直至十二歲，我才隻身前往北京「投靠」舅父！

與其說投靠，不如說「出賣自己」，因為我其實是去過繼給我舅父的。你們也許奇怪？為何我母親放棄養育我成人的責任？唉！事實上，哪個母親肯捨得離開兒子呢？無奈以前我們家族有此不明文規定的習俗，就是兄弟姊妹間喜歡互相對調子女來撫養，好讓親戚間的關係更為密切！況且，當時的我，更是一個無父的小可憐，而之前我舅父亦一直未有男丁繼後！

初到舅父家時，我並沒有像某些苦情電影的小孤雛那般感懷身世，悲從中

來，反之，我不知有多開心，而且因為我舅父有四個女兒，我無形中就多了兩個姊姊和兩個妹妹，有那麼多小朋友跟我玩，有甚麼不好？所以，當時我是極享受這樣的大家庭生活，同時，我亦絕不介意我的姓氏由姓張而改爲姓羅。

說也奇怪，當我過繼了給我舅父不久，我舅母就懷孕了，而且誕下了一個男孩（也算是我的弟弟），儘管如此，舅父疼我如昔，至於舅母嘛，對我的關懷愛護，當然有「淡出」的感覺。

可是，我仍然覺得很滿足。

反斗成性——招絕食入戲班

說到我的學校生活，更是多姿多采，當時的我算得上是頑童一個，但，比起今時今日的頑皮學生當然相去甚遠，由於我恃着自己有點小聰明，加上「反斗」成性，害得老師、校長見了我都大嚷頭痛。

亦因此，乘我犯了一件小錯誤，校長也就來招「順水推舟」，把我開除了！

所犯的小錯誤是甚麼？唉！其實祇是好小兒科的一回事，事情是這樣的：我如常寫了一封信給一位心儀的女同學，她比我低一班的，但，那一次，她看完了之後，却不知怎的，丟在校園裡，給別的同學拾到了，就拿去給校長，唉，你說有多糟糕呢？不過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我，當然更不怕校長的召見啦！於是，我挺起胸膛走進校長室去接受訓話。

一如所料，他的一番話，在我聽來，實在又冗長又悶，我才不理他，後來更沉不住氣駁他幾句，校長被我的詭辯氣得頓時瞠目結舌，吹鬚碌眼，他不把我開除才怪！

開除不就開除，我才不希罕！被學校開除我才威風哩！回到家裡，舅父、舅母沒有怎樣責怪我，也沒有逼我，於是，我就停學了。

整整半年，我在家裡游手好閒，無所事事，接着，我聽說一個名為「青春」的歌舞團招考新人，據知當時當紅影星如嚴俊也是在歌舞團出身的，雖然自己較喜歡話劇，但心想也可以借參加歌舞團來作為晉軍影圈的踏腳石啊！

於是，我就一心準備投考歌舞團，可是，當我告訴家人時，他們都激烈反

對，因為就當時而言，除了妓女，戲子就被視為最低賤的職業，以我們家族的背景（外祖父是大官，舅父經商），又豈容我「淪」為戲子呢？

但，我在「反斗」本性作祟底下，我絕不肯示弱，一於與家人作戰到底，而且出到「絕食抗議」這一招，終於，他們莫奈我何，舅父與團主經幾番商議之下，才肯替我簽約！

經過一段時間的嚴格訓練後，我們便開始巡迴表演，當時我們是以日薪計算，每天一元的，但，由於團主極之欣賞我，所以，第二天便召我入經理房，說加我人工，一加就是一元五角，即百份之五十，初時戲班也相當順利，而且相當受歡迎，但後來，輾轉去到上海時，我們的團因虧本而在那兒解散了。

解散了？

怎可以?!我該何去何從呢？我怎樣回去見舅父呢？

噢，我是一無所有了，事業化為烏有了，昔日的安穩幸福生活已不再，我的夢想、理想亦告付諸東流，再加上身上沒有分文，我是完完全全的一無所有了！

我想着、想着，不禁悲從中來，心中湧淚，此際，我的雙腿不自覺的把我帶到海邊，眼前一片浩瀚江濤，氣勢豪壯得很，而我……

前路茫茫，真是命該如此嗎？

爲甚麼？

爲甚麼我這樣不中用？

唉！不中用的人還留在世上幹啥？「一死了之」也罷！

雙腿本來一百二十個不願意邁開「死亡」的步伐，但，「粗壯」的身軀始終敵不過「脆弱」的心靈……！

就在極度波動的情緒中，死神亦步亦趨，愈來愈近死亡線，我就愈想哭，哭出內心的空虛、無奈，可是，却又哭不出來，我……

就在我要投向死神懷抱的千鈞一髮，我被一把拉住了，那好心的路人一面好奇一面關注的說：「你不是羅先生嗎？」因爲當時我在歌舞團中，已薄有名氣，所以對方一眼就把我認出來。

舒一口氣，他語重深長的說下去：「你年紀尚輕，爲甚麼要如此懦弱，即

使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，也犯不着自尋短見啊！」

我看着對方那真摯、誠懇的態度，不自覺地，一股暖流直透我的心窩。

酸楚與壓逼感頓時從心中冒向喉頭，淚珠奪眶而出，畢竟那時才十七歲的我，還是個少不懂事的大孩子。

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，突然有人伸出援手，怎不令我「悲從中來」，涕淚交流哩！

接着，我開始邊抽噎邊述說我流落異鄉的經過，對方聽罷，極之同情我這個小可憐，於是，便帶我返家。

由於要等火車（那時，是一個星期才有一班），所以在他家小住兩天，然後，他便給我一張往漢口的車票。

回到母親處，她既失望又心痛，因為我衣衫襤褸，儼如一個小乞丐，這樣子，叫她怎向親朋戚友交代呢？

有見及此，初時我沒有在家住，唯有暫時找着一間小旅館的天台棲身，但由於太陽的強烈照射，晚間熱氣未散，不多久，背部就生滿了毒瘡！

終於，毒瘡醫好了，母親便替我做西裝，又買了好多禮物送給朋友，說是我從外地帶回來的，好讓我有點面子。

投身影園薪酬暴跌五倍

在漢口耽了一段時間，百無聊賴的，於是，我便開始留意歌舞團有否招聘歌舞演員之類的消息，後來，給我考進了一間歌舞團，但該團是準備去四川的，因此不獲母親批准的。

結果，我又再出我的蠱惑招數：我告訴母親說現時政治局勢混亂，很容易一個砲彈飛來，就一命嗚呼，但四川地勢險要，飛機也「飛」不過那兒，若我跟團去了四川的話，起碼也能保得性命啊！

母親鑑於當時局勢不穩，恐怕果真發生事故時我有甚麼東瓜豆腐，於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，收回「禁制令」！

果然，在我到了重慶（四川省首府）不久，戰爭爆發了，不過，重慶却一如所料的太平如昔，而且歌舞團的生意相當不錯哩！

後來，另一個機會來臨了，我考進了國營的電影公司，於是我便放棄了歌舞團的工作。不過，薪酬從二百八十元跌至四十元，另加二十元生活津貼，總共才不過六十元，一下子人工少了四、五倍，生活也頗困苦的！

或者有人會認為我是個傻瓜，有那麼高薪的工作也不幹？事實上，在當時一般人的眼裡，作為一個歌舞演員是較低下的，但，當上一個國營電影公司的演員，身份就高尚得多，而且有光榮感。

可是嘛，身為一個歌舞演員而擠身在演員行列之中，我就被比下去了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去一間茶館飲茶時，隔鄰正好坐着一位名攝影師洪偉烈，他刻意大聲大氣的跟伙伴說話，說：「看，這些人也可做演員嗎？底片多少錢一呎？」我聽了，低着頭，側着面啜泣，淚水很快就爬個滿臉，我沒話可說，事實上，我確是個小演員啊！我能說些甚麼？

經此「一役」，我咬着牙關，告訴自己一定要發奮圖強，一定要闖出個名堂來，一定要讓對方知道我這個人是可以當演員的，而且是個有價值的演員！雖然內心是這麼想，但却苦無機會，我亦徒呼奈何，其後得機會加入了其

他幾位較紅影星的竹戰陣，漸漸與他們混熟，起居生活才好過些，起碼有了可以互訴心曲的對象，而且也不會受到那麼多的排斥！

卒之，我在重慶那段日子拍了三部戲，兩部祇拍幾天，另外一部則担戲頗重。由於我怕別人再譏諷我，故此，我祇能暗裡努力練習演技！

當時爲了拍那部担戲頗重的電影，我早上四時許便起床，然後跑到附近一個墳地，坐在墳頭上，背誦台詞，練習演技，大概七時許才潛回宿舍，然後就假裝睡眠惺忪的，與他們一同去迎接新的一天！那段日子，我比其他的演員都捱得辛苦！

終於，我的演技得到了各方面的讚許，我高興不已，能有預期的收穫，亦總算沒有白費我的心機！

隨着時間的流逝，抗戰終於勝利了，於是我便返回漢口，探望我多年未見的母親。

這次，雖未算衣錦還鄉，但，亦總不致潦倒而回。然而，一向過慣了多姿多采生活的我，一旦返回了樸實的鄉間，重過一般人的生活，我實在感到不自

在，於是，我又要展開另外的一連串計劃，邁向我人生的另一頁。

上海事業初有成躊躇滿志闖香江

要開展人生的新一頁，當然不能呆在家裡等機會，於是我寫了兩封信給兩位好朋友，他們分別是在香港的呂玉堃與上海的顧而已。

給他們通信後，我心就想：若他們誰先回信給我，我就到誰那處發展。結果，在上海的老顧先給我回信，並表示歡迎我到上海與他一起闖天下！於是，我收拾行裝，再次離開故鄉，投向一條前程未卜的道路。然而，當我到了上海後，却感到異常興奮。一來，我的老友顧而已對我很好，二來，又結識到不少好朋友。

記得初到上海時，我住在靜安別墅，因為我老友兩夫婦在那兒租了一間房，而我又沒有錢，於是，他就讓我在其家打地舖！

談起顧而已這個老友，他實在是是我畢生最好的知己。他猶如我親生大哥一般的照顧、疼愛我；小至起居飲食、大至做人道理，他都無微不至的給我提

點！

在那段期間，我與他經常一起在片場出入，當然是希望藉此找到工作，可是，太低微的差使我又不大願意去做，所以，也就游手好閒了好一段日子。

一個機會終於來臨了，因為我給一位導演看中了。

這位導演不是別人，正是當時著名的恐怖片導演馬徐維邦。當時他正籌備開拍一部新片「春殘夢斷」。片中的一個富家子角色仍懸空，而這位馬徐維邦導演覺得我胖胖的，看來頗合他片中要求的有錢少爺的形態，於是就邀請了我參演。

亦由於拍這部片，我與李麗華小姐及劉瓊先生及喬奇等認識了。

當時李麗華小姐與劉瓊先生都是當時得令的天皇巨星，而我這樣寂寂無名的小輩而能穿插於他們之間演一個角色，那是多麼光榮的事啊！

基於此，我告訴自己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角色演好，以免有負馬徐維邦導演的賞識，而且，也不希望自己的演技被兩位天皇巨星所完全蓋掩下去！

僥倖地我演活了那個富家子的角色，於是引起了多方面的注意，而馬徐維

邦導演亦感到好安慰，因為他並沒有選錯人，從此我們成了好朋友。

後來，有一個正在綵排名為「美男子」的話劇由於演員方面臨時發生了問題，我因緣際會應邀補缺，與著名演員韓非、白穆合作。

誰知道應承了之後，才知道排練的時間是那樣的倉猝，距離正式公演的日子才兩晚。

唉！誰叫自己一口應承了對方，我祇得硬着頭皮。

於是拿着劇本回到家裡，猛地背誦台詞，由於我挑燈夜讀唸唸有詞的，害得我老友顧而已「有覺好馴」，於是，他就問我在搞甚麼？

當我告訴他我接演了「美男子」其中一個角色後，他就笑着我說：「人家合作這個劇已十多年了，到現在這麼倉猝你才插一脚，你也委實太自信了。況且，我們從重慶來的演員都被視為甚麼重慶幫，而他們全劇的演員都是上海幫，恐怕……不過無論如何，既然接演了，你就得要好好演，不許丟臉啊！」

得到顧大哥對我的提點和鼓勵，再加上我好強的性格，我當然不要輸給他們，於是我背誦台詞直至通宵達旦。

再次排演時，我已毋須拿着劇本，到正式公演時，我更應付自如！

由於我有頗佳的表現，從此上海幫對我另眼相看，開始了我與上海演員的良好關係！

後來，香港的永華電影公司正籌備拍「國魂」一片，而從上海邀請了顧而已、陶金和我三人簽約，到香港拍片。

回想起來，我在上海雖然祇逗留了短短十個月，但我却覺得這段日子好快樂、好快樂，大概是因為當時我跟隨着顧大哥，在他的庇蔭下，我生活得無憂無慮，而且又交了不少的新朋友，所以，直到現在，我都好懷念，好懷念那段日子。

一生人最愛就是賭博

然而，我來港時，簡直連一毛錢也沒有。爲甚麼？

說來倒覺得汗顏，因為我這一生人就最愛賭博，就在我臨離開上海前的一晚，我在「金司徒廟」（地方名）中國製片廠宿舍賭錢。

遠行在即，那晚上，情緒離奇高漲，結果，一夜就給我輸光了身上所有的錢。

然而，我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擻的乘船去香港，當時的我，沒有感過一下眉，也沒有半點徬徨的感覺，因為我對未來有一份美好的憧憬！

乘船的時候，我們三個人優優悠悠的坐在甲板上，迎着滔天的驚濤駭浪竟無一人有懼色，還波瀾水闊地互訴彼此的抱負與希望，他們兩人有說希望到香港後，能夠賺到足夠的金錢買層洋樓，有說希望買部靚車，而我呢？

哼，身上連一毛錢也沒有，我還能說些甚麼希望呢？我暗想，到了香港之後，不要說買汽車了，若是能賺到買四個車胎的錢，我已經感到心滿意足了。可是，當我來到香港時，我實在失望到極點，因為影廠還在打地基，那來廠景讓我們拍戲呢？

滿以為來到這裡，立刻會有戲拍的，一頭半個月便可以賺到一部片酬——一千二百元！須知在我來港之前，我已先借糧九百塊，可是又已經輸光了。唉，未來的日子，教我如何度過呢？